

(三) 劇幕獨代現

種二十八第庫文方東

(三) 劇幕獨代現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 利他主義……………德意志愛脫林裘著(一)
- 秋之火……………瑞典維特著(三)
- 光明的早晨……………西班牙昆泰羅兄弟合著(八九)

利他主義

登場人物

乞丐

市民

市民之妻

其七歲之孩子

藝術家

美國人

德意志 Karl Ehtlinger 著
仲持 譯

蕩婦

侍者

勞動者

青年

兩個警察

羣衆

地點 巴黎賽因河(Seine)旁

時間 現代

(戲臺後面爲一埠頭。臨河處豎着一枝竹竿，上面掛着一條繩和一個救命圈。右方爲一咖啡店，在街上露天下擺着兩張桌子。侍者坐在桌旁，讀新聞紙。在別一桌旁坐着蕩婦和那美秀的青年。藝術家坐在戲臺左方的公家長檯上。他帶着雜記簿和鉛筆，正在替蕩婦作畫。蕩婦似有所覺，故意向藝術家去

着眼色。

(女子從左方出至右方)

(男子從右方出至左方)

乞丐 (唱)

慈悲的老爺，做些好事罷，

請你想着老年的乞兒罷，

窮苦的乞兒罷。

侍者 (坐在右中的那張桌旁，起初伏着讀新聞紙，後來舉首望了一望) 快住了嘴！

乞丐 休得無禮！我從前做過侍者的頭兒呢！

侍者 那一定是一個優缺了。

乞丐 是呀。我做侍者的時候，差不多走遍全世界。在我沒做乞丐之前，那種日子，

真是好得多哩。

青年（坐在左桌旁，迷溺似的向着蕩婦）倘若我是一個大富翁了——我的話是可以算數的，我一定買一輛汽車給你。不論什麼貴的東西我都能買給你。

蕩婦（在左桌旁）我的親愛的更格驢呀。你是何等的慷慨呀。我知道我一定是你的第一個情人了。

青年 是呀。除了在我家裏住過五年的那個燒火婆子不算，你委實是我的第一個情人了。——是呀。我說的話都是可以算數的。（末了他裝着手勢）

乞丐（向侍者）是呀，人都是免不了墮落的。人生是和走繩索一般——要是向四面望一望，你便站不住足，跌落在地上了。

侍者（把報紙擱在一旁）你該應去作工罷。那比談着空話要好多了。

乞丐 我從前也想作工。可是我們一輩子單靠作工，是不會有出頭日子的了。你知道嗎？討飯可不是有趣的事呢。錢要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去討來，警察又不

肯和你干休——咳，咳，要是我下次再生在世上，須做一個政府裏的大員才好哩。（一個男子經過，婦人自左方登場，在中央止步，乞丐唱着，持帽作行乞狀。）

富人在他飲宴的廳裏，

有我所希求的一切！

窮人拾取那掉下來的殘屑；

這所以我唱這支歌。

慈悲的老爺，做些好事罷——

（男子由左方下）

你看見嗎？他一錢都不肯給我！（社會的福利，不能及於下層階級的身上。這就是貧困多得不能警察忙得不了的原因了。）

青年

（向蕩婦）我也要買一架飛機給你，可是你不能一個人坐着去飛行——

阿，讓我和你在離地幾千米突以上去翱翔着罷——一切攸遠而且空闊，除了

你和我的愛情，什麼都沒有！

蕩婦 你真是個乖孩子呵！（她和藝術家丟着眼色）

乞丐 我要想自殺可不止一次了。但我要是自殺了，怎麼對得起我的那些夥伴呢——我以為唯有自殺這一件惡事，是沒有什麼好玩的。我時常向自己說，世上要是有牢獄，總不會沒飯吃罷。

侍者 你太沒有廉恥了。

乞丐 是呀。我的『廉恥』在十年前早已被法律剝奪了去了。但是現在我也不想要回來。

侍者（厭惡狀）我要去叫警察來，把你攆出去。

乞丐（自恃似的）你不該這樣做。我昨天向我的同業中人，花了二十法朗，才把這地段買來的。（在袋中摸索）我這裏有收條哩。除非警察拖了我走，我是不願意離開這地方的。這幾天只有那些警察總是和我鬧個不休哩。（笑）

侍者 討厭的老乞兒呵。爲什麼地球上竟有這種人——（以下的話含糊聽不清楚。）

（市民，市民之妻及他們的孩子上。市民肩上背着孩子，用力得出着汗。）
（侍者走到桌子右邊。乞兒走到戲臺中央。）

市民之妻 （同孩子至右中，歎息）我只要講一句話，讓我那麼幹罷。讓我那麼幹罷。在這地方，我要辦到離婚呀。

市民 （跟着她）給我說句誠心的話來。

市民之妻 我聽過人家說，男人們都是多妻主義者，現在我相信這句話了。

市民 氣平些罷，老婆子。凡是已出嫁的女子，都是烹調的專手，已娶的男子，都是多妻主義者，這兩句話，都未必盡然的呢。

乞丐 富人在他飲宴的廳裏，

有我所希求的一切！

窮人……

市民 讓富人平安的飲宴罷。(侍者從桌旁起立，他們便就那桌坐下。)

孩子 我要把些錢給這可憐人。爸爸！錢呵！爸爸！錢呵！

市民之妻 (和孩子接吻) 我的小斐立普，心腸真好呵！性情如牛油一般。這是從我得去的。

市民 什麼要錢罷！假牛油的性情罷？

孩子 要是我把錢給了這化子，他便會裝出一副好玩的臉兒，我就好笑了。爸爸，錢呵！

市民 我娶親以後裝過各種各樣的臉兒，却沒有人給我些什麼。(在雜記簿裏摸案) 喲，沒有比一個銅子更小的了。

市民之妻 你但願把斐立普養成個鐵石心腸呵。孩子們是應該教他們愛人的。應該教他們尊敬窮苦的同胞——那個女人怎樣的香呵。那樣的女人在城裏

是應該禁止的。

青年 (向蕩婦) 我要給你買兩架美麗的飛機，一架半月形的是平日用，一架星形的是禮拜日用。我所有的萬千家當，都要放到你的跟前。(舉手) 侍者——請再拿杯水來。

蕩婦 我很喜歡和你接吻，我的小野馬呵。(侍者拂拭右中的桌，向藝術家丟着眼色)(孩子，市民及其妻坐在右中桌旁)。

侍者 (向市民) 給你們拿點什麼來？

市民之妻 給這孩子拿一杯牛奶來，須要煎得好。(向孩子) 一小杯好奶奶給我寶，一杯大陣牛的奶。

市民 (嘲弄她) 給我一杯紅麥酒——一小杯好的紅麥酒給這大陣牛。

市民之妻 (動怒) 正像你哩。吝惜着一杯牛奶給你親孩子——你自己倒吃着

雪茄和麥酒——

市民 我的愛，那麼我就准小斐立普喝乾三頭牛罷。我下禮拜的工錢，你便可以給他買一大羣的牛。

孩子 要可可糖吃！可可糖，嬾嬾！

市民 你吃罷。要多少吃多少罷。你或者可要吃一杯香賓嗎？斐立普吃一支亨利克萊煙 (Henry Clay Cigar) 和一客生菜鷄絲嗎？

青年 (起立，出至中央，奔跳至藝術家那里) 先生！先生！這真是從來沒有聽見！你一逕描着這位女子嗎？她是一位體面的女子，你懂得嗎？你該知道，她許是我的老婆呢。

藝術家 (淡漠的) 不止這樣——照我看來，她也許是你的母親。

青年 (吃吃的) 我的先生——我必得同你評理——你這是怎麼說——

藝術家 你怎的這樣囉嗦？這不是一張好肖像嗎？

青年 (迷惑着) 自然，這是一張好肖像——我就是問你，先生，你怎麼敢描我的

新婦的畫像？

市民之妻 那兩個青年吵鬧着哩。你總是帶我到這等地方來。我們一同出來的時候，從沒有一次不遇見流氓的。

蕩婦 (走過來，細看畫片) 我喜歡這個。我很想要這張畫。

藝術家 我的姑娘，倘若這是中你的意……

蕩婦 我很想把這畫擎來。(向青年) 給我買了罷。心愛的，你願爲我買這張畫麼？

青年 我看不起這個。你要美麗的多哩。

蕩婦 你不該拒絕我這個小小的要求。這張畫你賣多少錢？

藝術家 我本來不想賣掉——但因爲這是你的一張好肖像，便是十個法朗罷。

不過你須得應許報答我，爲我再坐一回——(帶着語勢) 或者在我的畫室

——明天正午？

蕩婦 願意的！很願意的！(青年付了買畫片的錢) 你坐下來，同我們吃點東西好

嗎？

藝術家 如果你的未婚妻不反對？

青年 (冷淡的) 妙哩！(三人坐下)

孩子 可可糖不好吃的，我要咩牛的奶吃。

市民 等一會兒，我要擊我咩牛的杖兒，打你咩牛的皮哩。

美國人 (上，牽着一隻狗) (從右方出至中央)

乞丐 (唱) 富人在他飲宴的廳裏，

有我所希求的一切，

窮人拾取那掉下來的殘屑，

這所以我唱這支歌。

慈悲的老爺，做點好事罷，

請你想着老年的乞兒罷，

窮苦的乞兒罷。

美國人 (毫不動心的聽完全歌) 你完了嗎？侍者，把他的嘴塞住了罷。(出至右)

方桌旁)

市民之妻 這就是我所稱做上等人的。我時常要你做一套這樣的衣服。你問問他從那裏買來，值多少錢。

市民 我不會向一個全不相識的人問他的衣服值多少錢。

市民之妻 我曉得你不會，但倘是一個女人，你早就過去哩。

孩子 嫩嫩，咆哮的狗咬着我哩。

市民之妻 我的先生，你的狗咬着我的兒子哩。

美國人 你錯了，太太。我的狗會經當心的教練過，除却熟肉，不吃什麼的。

藝術家 (向青年) 恕我問你——這位太太是你的夫人，還是你的未婚妻呢？

美國人 (坐下，將一雙腳擱在兩把別的椅子上) 侍者！ Garçon！ (法文，侍者) 給